



河邊的成堆瓦罐似乎也有一種規律的美感。

Chapter 02 瓦城 Mandalay

ထိုသို့လုပ်ငန်းများကို လုပ်ဆောင်ရာတွင် မြန်မာ့အလင်းတိုင်းဒေသကြီးအတွင်းရှိ မြို့များတွင်လည်း ခေတ်မီသော အိတ်စက်များကို အသုံးပြုနေကြသည်။

မြို့တော်အဖြစ် အသုံးပြုနေသော မန္တလေးတိုင်းဒေသကြီးတွင်လည်း ခေတ်မီသော အိတ်စက်များကို အသုံးပြုနေကြသည်။

အသုံးပြုနေသော အိတ်စက်များကို မြို့တော်အဖြစ် အသုံးပြုနေသော မန္တလေးတိုင်းဒေသကြီးတွင်လည်း ခေတ်မီသော အိတ်စက်များကို အသုံးပြုနေကြသည်။

在仰光小住的日子裡，每日早上都會與其他旅人於餐桌上相見。

在緬甸投宿旅店時，其所付的價錢包含早餐，且一般而言，緬甸的早餐算是豐富的，之後我們甚至在仰光的 White House 旅店領教過所謂的「世界上最豐盛的早餐」。

就這樣，我於餐桌上認識了幾位老外，例如一對情侶，女方是歸化為新加坡籍的廣東女孩，男方則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匈牙利男子，但是他們的緬甸之旅竟然是僅僅在仰光住上兩天，這令我非常訝異；例如一對瑞典姊弟，其弟在倫敦工作因此講得一口英式英語，他們侃侃而談地說著他們為期三週的緬甸之旅；還有一位印度裔的英國男子，他在南韓教授英語已經三年了；一位在美國工作的英國女子，有趣的是之後我們竟然又在緬甸的不同地方重逢。

我們在仰光火車站附近的私人客運公司買下了兩張前往瓦城的票。一般旅人前往瓦城的方式大約也是選擇客運，因為航空的票價比客運貴上許多，而我們一點都不趕時間的。不過我們的朋友依份倒是利用航空從事她的緬甸之旅，這等手筆可不是我們所能負擔。

我們前往瓦城的計畫，因為之前小高的重感冒而延宕了一天，後來我們才發現在緬甸染病是一件極為棘手的事，原因在於緬甸被西方國家制裁，在禁運的影響之下，緬甸的醫療資源極度缺乏，旅人們在當地所能買到的藥品多半都是中國、越南或是印尼製造的次級品，而那些藥幾乎沒有什麼作用，因此前往緬甸旅行時，總要備妥許多藥物隨身攜帶。原先我們所攜帶的藥也算是足夠的，但沒想到小高的重感冒來得太猛，幾天下來，藥也就全數用盡了。

仰光的客運車站有兩處——說是客運站其實也很勉強，正確的說應該是有著一小棟建築物與周邊的



很原始的公車站。公車起程時，會有許多婦女頂著貨物向旅客兜售。

大型停車場——但全都離市區很遙遠，因此得坐計程車過去，其車資大約是五千緬甸幣起跳（一美元約可兌換一千緬甸幣 Kyat）。我們算是幸運地在那家客運公司搭上了貨車，司機豪爽地索價一千 Kyat，此外那位售票小姐也幫了我們大忙。就這樣，我們與一堆貨物還有一隻超大的泰迪熊布偶一起出發——那隻泰迪熊也是某位瓦城小女孩的禮物。

抵達客運車站之後，我們在那裡轉悠了一番，人群雜沓的車站總有許多新鮮的事情，例如頭頂著商品叫賣的少女，她們所販賣之物大抵上是小說、報紙、小吃與一些雜物等等。沒多久，我們便上了那輛在車身上有著日文橫濱某某株式會社字樣的巴士。

上了車，我們也發現，緬甸與中國大陸或是寮國等國很類似——舉凡可以上車的人、牲畜、貨物都可能上車，那輛車並沒有滿座，後座的位子幾乎被不同程度大小的包裹及箱子塞滿了。

那輛不算太簡陋的巴士一駛出車站後便在路邊幾度停留，每次停留總有一些人等候在路旁，他們並非乘客而是負責搬運貨品的工人。其中有一回停留的時間特別久，我在座位上往下望，只見一群壯丁不斷的將裝在木箱中的蕃茄搬進巴士的行李箱內，出於無聊，我開始數



入夜後的緬甸總有一種靜謐，漸漸地，所能聽到的只剩下車子的咆嘯聲，車窗外的聲音約莫也只響著蛙鳴與蟲叫。車上的乘客泰半都是本地人，外國旅者似乎只有我們兩位，可能因為如此，車上的司機與他的助手特別照顧我們。其實在緬甸旅行時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當地人對於外國人的友善，有些緬甸人甚至會與你侃侃而談聊政治。

夜晚，乘客都睡著了，我卻因為習慣的問題一直無法入睡，漸漸地我發現原來不怎麼樣的柏油路在經過某段之後竟完全轉了個樣，接著，映入我眼簾的竟是很有國際水準的高速公路交

起那些箱子的數量，當我數到六十時，我不免疑惑，那箱子的重量可不輕，從那些汗流浹背的壯丁，便可估計那些木箱有多重，而緬甸人很少用塑膠製品，連裝載蕃茄的箱子都使用木材，之後我們在茵萊湖區（Inle Lake）更看見成千上萬的木箱裝著蕃茄。為何是蕃茄？因為緬甸菜中使用蕃茄極為普遍，於是蕃茄也是緬甸農人的主要栽種作物。

車子一路駛向了瓦城，之前的走走停停也有一種東南亞的況味，我們並不陌生。那天的夕陽美得動人，從車窗望去的緬甸田野似乎在燃燒。

我之所以說「巴士不太簡陋」，是因為那輛巴士是一部日本二手車，車上的冷氣算是強勁——入夜後甚至得穿上外套，這也是在緬甸很容易染上感冒的主因，某些室內外的溫度相差太大。引擎也老當益壯，這比起寮國的那輛韓國二手現代車要好太多了。

除了「不太簡陋」之外，巴士上的娛樂節目也超乎我們的想像，因為司機所播放的竟是大陸的晚會節目，更有趣的是車上所播放的音樂竟然是莫文蔚所唱的歌曲——旋律是一樣的，只不過以緬甸語發音，至於歌詞內容我猜應該差不多，此後在緬甸旅行時我們經常聽見那首莫文蔚的〈他不愛我〉，也發現緬甸似乎大量翻唱台灣의 流行歌曲。那些歌的旋律耳熟能詳，但是搭配起緬甸語的樂曲總有一種很詭異的山寨氣氛。

巴士走走停停地穿越了許多鄉鎮，路上的風景於是便那樣的「緬甸」起來——佛塔與廟宇穿插在路途中，大大小小的佛塔與廟宇不斷地出現在地平線上，稻田、缺乏電力的小鎮、道旁的溝渠、田野間的老樹、腰間繫著長布的緬甸男女、孩子們充滿稚氣的笑容……

流道，其寬敞的程度完全無法與仰光市內擁擠的街道同日而語。不僅如此，更叫人駭異的是距離高速公路約莫五公里左右的巨大佛塔，我十分確信，那座佛塔比起仰光市內或緬甸境內的任何一座都要來得巨大，加上夜間的燈光投射，它那轟然而立的巨大身形在數公里之外便可被望見，甚至有種光芒萬丈的神聖。

當我還在納悶荒郊野外何來如此進步的交流道系統與巨大的佛塔時，一幢幢嶄新而且乾淨整齊的豪宅竟又從眼前掠過，我才想起所經過之處便是緬甸的新都Pyinmana，眼前所見俱是緬甸軍政府傾全國之力打造的人工城市，換言之，那些豪宅全是民脂民膏所壘成的，即使佛塔也是如此。這實在有太多吊詭之處，若說佛法廣被，軍政府裡的那些軍酋是否也雨露均霑？即使是殺人如麻的日本軍閥東條英機也自稱是佛教徒，或者是殘忍至極的德國納粹黨羽實際上也過聖誕節，那麼可以說，所有人都害怕未知的事件。因此篤信小乘佛教的緬甸人不管是什麼階級、什麼身分，都熱衷於廣建佛塔與大興法會，而且這種現象從古至今皆然。

瓦城簡史

隨著巴士的行駛，夜漸漸深沉，中途巴士於一處類似休息站的所在停下——之所以說「類似」，是因為緬甸並沒有真正的休息站，所謂的休息站是路途上某個小鎮或是小村。這裡有幾家經營飲食的小店，旅客可在那裡填飽肚子、盥洗，而司機也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我不記得我真的睡著過，總之那一路的黑暗在接近瓦城時見到了些許的光亮。勤勞的緬甸人幾乎是黎明即起的，我在尚未黎明之前便見到許多緬甸人已經在從事勞動了，他們或者騎著單車或者步行在道上。緬甸總有著鄉間的氛圍，即使是城市裡也有那樣的調調。

我們最後在瓦城的客運站下車，站所一樣離市區有好一大段距離，於是你得坐上他們的計程車（那種計程車由日本馬自達小貨車改裝，可以算是當地的嘟嘟車）才能抵達市區。瓦城與仰光的車價大致上是接近的，而且那段計程車車資很難談價錢。坐上了可愛的計程車之後，我們於清早到了那條旅店集中的街道，住進了那對瑞典姊弟推薦的旅店，後來才發現許多外國旅人也都住在那裡。那家店的主人是華裔，卻已經不太懂如何講華語了，倒是店裡的老婆婆還通曉華語。

華人之所以稱Mandalay（曼德勒）為「瓦城」，據稱是因為著名的古都阿瓦（Ava）也被稱之為Inwa）就在其附近，瓦城同時也是緬甸最後一個王朝雍笈牙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建城者將它視為整個宇宙的中心、黃金之城。



瓦城也有數量龐大的緬式嘟嘟車，那些三輪車可都是某些人眼中的無價珍寶。

也因此瓦城市內有一座完整的皇城。不過我倒認為所謂的宇宙中心與黃金之城實在過於誇大，且那座皇城已經凋零破敗，內部大部分皆被軍政府佔用為軍營。那個午後，當我在皇城內悠遊時所見到的幾乎都是軍人，只不過他們看來並沒有軍人的樣子，很多都是老弱卻仍舊掛著士兵的階級。在緬甸旅行時總有很多機會看見軍人，但我好奇的是緬甸軍人似乎不受軍隊管束，如我常在中午的路邊小吃攤看見身著軍裝的緬甸軍人旁若無人地吃著他們的午餐，感覺上他們除了一身品質不好的粗布軍裝及大陸製的便宜膠鞋之外，便與尋常百姓沒什麼不同，說起來這可能也是緬甸的特色之一。

身為緬甸第二大城的瓦城比仰光要安靜許多，儘管它在1990年代之後開放

與中國互市。現在的瓦城幾已成為中國商人貿易的轉運站，市區內的幾棟大樓也是由中國商人所投資的，街上不乏中國商人的足跡。其實瓦城最早便是以華人眾多而出名的，且絕大多數都是雲南人，其中除了漢人之外實際上亦包含眾多的雲南少數民族如傣族（掸族）、苗族人民，因此瓦城也有華人將其喚為「華城」的，只不過華城這個稱號遠不及瓦城來得響亮。

瓦城的確也日漸繁華，但與仰光的雜沓相較，它仍舊保有一種安靜的調調，我認為這與它曾經為王城的歷史有關。位於伊洛瓦底江（Ayeiawady或者Irrawaddy）江畔的瓦城在仰光以北的六百九十五公里之遙，因傍著曼德勒山，所以才被稱之為「曼德勒」。若與仰光相比，則瓦城少了許多汽機車的喧囂，取而



瓦城的煙塵多，但是林蔭卻也比仰光來得多。



奔馳在瓦城街頭的老公車

代之的是大量的腳踏車與嘟嘟車。不過最有趣的莫過於它的老公車，仰光也有那樣的老車，但數量上遠不如瓦城。這種老公車是1950-60年代的英國老巴士，它最能體現瓦城的可愛之處，讓時光一下子停在五十年前。因為喜愛，我也曾在瓦城搭上那種巴士在市區閒閒晃。緬甸的司機總愛在車前插上鮮花與樹葉，那多半都有避邪及招來好運的意味。

我猜想瓦城應該是那些老巴士最後在地球表面賣命奔馳的所在。寮國與柬埔寨儘管也有一些老巴士，但不管是數量或在形式上都遠遠不如緬甸，於是緬甸之於一個國家應該最符合「最古典的巴士國度」這個稱號。另外，美軍於二戰及越戰期間大量使用的Willys吉普車也很多，雖然在越南及柬埔寨的數量也不少，但單以一地而言，瓦城無疑是稱霸一方。

瓦城的灰塵比仰光來得多，我猜想是因為瓦城比起仰光來得乾爽，因此令人感到厭煩的濕熱在瓦城換成了稍許的乾涼，我遇見的旅人都偏愛瓦城勝過於仰光。再者，瓦城附近的確要比仰光多上了一些可去之處，諸如那些古老小鎮與小村都有著可愛的面龐。安靜的瓦城經歷了許多潮來潮往，這又與它曾為王朝的都城有關，但瓦城的歷史並不悠遠，皇城也不過是十九世紀的產物，而且雍笈牙王朝的歷史並不長壽。不過市內許多廟宇與修道院（Kyauung）是早於城市的，這是因為曼德勒區域自古以來便是緬甸

諸多皇朝的立都之地，先後有四個王朝選擇在該區域立都，現今的瓦城是雍笈牙王朝的倒數第二位君王明東王（King Mindaung II）在1857年始建，經過四年之後王城竣工，正式在1861年由原都城Amarapura遷都瓦城。有趣的是，瓦城的皇城其建材泰半取自Amarapura的舊皇城。明東王之後的Thibaw王沒多久便因無能而將江山奉送給了大英帝國，英國人正式併吞緬甸之後，末代皇帝與其惡名昭彰的王后旋即被放逐。

在1947年緬甸脫離英國獨立之前的瓦城竟像是被遺棄一般，英國人對於瓦城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情，就這樣，瓦城沉睡至1990年代直到通往中國的道路落成為止，中國商人也藉著陸路的開通大肆在緬甸採買紅寶石、玉與海洛因，這些貿易掌控在邊境的少數民族例如克欽族、佤族、傣族與華人手中。

由於英國人對於瓦城採取消極的態度，於是這個末代王城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人口都以緩慢的姿態成長，近年則拜經濟成長及周邊貿易的擴張所致而突破了八十萬大關。

瓦城的道路呈棋盤式分佈，這比起仰光的混亂要有秩序多了，重點是瓦城的街道都以數字命名，例如35街、25街等等。



瓦城全城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寺院，幾乎每個街口都能看見某座寺院或修道院矗立著。

金，有效期限為五天。這個價錢對於絕大多數的旅者而言很合理，但詭異的是緬甸人的平均月收入約為美金六十元，此外緬甸軍政府針對外國人所採取的收費標準約是當地人的數倍，這不免也令旅者們為之氣結，就像在仰光每座寺廟都要門票，若是你想親臨每座寺廟一探究竟，那累積起來的美金竟也非常可觀。

那天中午之後，我們開始了我們的漫遊，先是穿過了商業區，街道兩旁林立的餐館令人印象深刻，那幾日的晚餐我們就是在那裡解決的，而瓦城的停電問題與仰光不相上下，幾天以來的晚餐竟然泰半是在燭光中進行的。那些林立的餐館



早晨瓦城的街景，仰光與瓦城似乎都是不夜城，從早到晚都能看見當地人的活動。

對於外國旅者而言，這是很容易記住地理位置的方式，像瓦城的商業區域集中在26與84街；又很多人喜歡把瓦城以東西及南北區分，如瓦城東西走向的街道在四〇年代時通稱為「路」(roads)，而南北走向的街道則在六〇年代開始被稱為「街」(streets)。但現在不管是路或是街，當地人都交雜通用了。

瓦城的市中心也被稱為downtown，這顯然是殖民時代的殘留，市中心附近的21、35、80、87、88街也成為全城最為熱鬧之處，而26街附近則有許多印度及尼泊爾人居住，我還在那裡遇見了巴基斯坦裔的計程車司機，他那吃著檳榔的血紅大嘴令我印象深刻——順便一提的是，緬甸男人吃檳榔的習俗非常普遍，不過，他們到處吐檳榔渣的習慣也很常見。

瓦城的三輪車車伕

瓦城的廟宇與修道院實在太多，要一覽全境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漫遊瓦城及其附近區域的聯票售價為每人十元美

中亦包含傣族的美食，據說傣族（或說多數的東南亞民族）嗜吃昆蟲，例如椿象之類的昆蟲在經過油炸之後往往變成一道大餐，我也曾經在柬埔寨與雲南看過昆蟲燒烤，至於嚐試與否？那就考驗著個人的勇氣了，我可沒有那樣的決心。

我們的漫遊當然是沒有什麼目的的，越過一些街道，穿街走巷地路過了許多廟宇與修道院。似乎瓦城的本相十分的鄉間，除了那幾條主要商業區之外，瓦城的調調非常悠閒，且居然能在市區的邊緣看見當地人挑著水肥種田。我們就那樣穿著涼鞋踏在炙熱的土地上漫遊，然後翩然來到了著名的Kuthodaw寺。

一如所有緬甸寺廟一樣，進入廟宇的範圍內都得脫鞋，問題是日正當中的地面燙得叫人跳腳，於是我們也只好快步的往陰影處逃去，連那著名的石碑經書我們也只是遠觀，而不想靠近去瞧瞧——那可是號稱全世界最大的經書，由七百二十九塊石碑組成，每一頁皆安置於一座白色的小佛塔裡。經書的完成則動用到了兩百位僧人的辛勤校對，據說若是一個人每天閱讀八小時，也得花上一百五十天才能將那部經書讀盡。明東王曾下令緬甸第五代佛教團以兩千四百位僧人持續地閱讀該部經書，將近六個月後才將該部經書讀畢，1900年該部經書出版紙本，一共耗費三十八本（每本共四百頁）才將整部經書編纂完成。有趣的是第七百三十塊石碑所講述的，是該部經書的結構。

Kuthodaw寺始建於1857年（與皇宮在同年興建），而Kuthodaw寺的原型是仿自蒲甘（Bagan）的Shwezigon寺，之後我們也到了蒲甘，才發現兩座廟宇果然非常神似。其實在這裡有個旅行經常遇見的習題（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的）——不管是教堂或是廟宇，見多了，你總會有點麻痺，但又會擔心掛一漏萬，因此，我偶爾也會擔心是否曾經錯過了什麼？但是錯過了什麼卻又可能是旅途中的必然，例如我在



瓦城的Kuthodaw寺



瓦城的某家Teashop，在那裡我看見了精湛的演出。

我們就那樣地走著，離開修道院後，轉進更小的街弄。午後的兩點，瓦城的陽光絲毫沒有鬆手的徵兆，炙熱的陽光將瓦城整個染成了鉛白色，似乎連黃色的廟宇屋瓦都閃著炫目的白光。我們於是進入了一家Tea house歇息，儘管沒有空調（在緬甸人的住家或是商家，空調並不常見），不過那足以遮陽的屋頂也讓我們稍事喘息了一下。

而原本單純的休息，在不久之後也進入了高潮——Tea house裡負責作茶的是一位精壯的小師傅，我猜他約莫二十來歲，一開始我也只是坐著靜喝著英式奶茶。說到奶茶，其實算是變種，因為奶茶中加入的並非牛奶而是煉乳，作法與寮國咖啡類似。在茶準備好之後，小師傅會熟練地將煉乳倒進茶中，這個高



瓦城的Kuthodaw寺

埃及金字塔下也曾睡著，接著我錯過了進入塔中一究竟的機會。然而與其擔心這個擔心那個，還不如放開心什麼也不想，因此我仍是偏愛無所事事的慢晃。

離去了Kuthodaw寺之後，我們到了「某處」修道院——之所以說是某處，是因為無法在地圖上找到那座修道院的所在。瓦城的修道院、廟宇實在太多了，而且在燥熱的天氣下連走動都成為一種艱難的運動，那麼，誰還會去記清楚那些風景呢？

那座修道院有著很英國的樣貌——某種緬甸與英國混合的情調，或者嚴肅的說是某種後殖民色彩。我們是偶然走進那座修道院的，因此院中的小和尚們也很偶然的與我們打招呼，我們不動聲色地看著他們跟著師父講經說法，偶爾也有詼諧的鏡頭出現，比如打盹的小和尚被老師父用藤條喚起、一群聲調不一的和尚此起彼落地朗誦著經文、門口的小黃狗無精打采地趴在炙熱的地面上眠熟，或者是小和尚們偷偷地看著唯二的訪客。

超的動作吸引了我，彷彿那就是一氣呵成，中間毫無任何的停頓與閃失，不過，在當地人看來那或許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尋常動作。

但我卻覺得那是一種境界，於是我試著以相機記錄下那個異國場景，只是小師傅察覺了鏡頭的出現，竟靦腆地躲了起來。他蹲下、復又偷偷起身端看著我的動靜，我突然之間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然後我和他都笑了。旁桌原來正在看報紙的當地男子們也加入了這場微妙的捕捉，他們起鬨要小師傅表演拿手的絕技，一個個故意煞有其事地到灶邊央請小師傅出馬。小師傅最後拗不過眾人的要求帶著尷尬的笑又上場，於是觀眾們鼓掌叫好，那應該是我在緬甸所遇過最溫情的場面，原本不認識的人們在瞬間成為了朋友。

鄰桌的男子拿了一個超大的打火機並且遞上了菸給我，那種很卡通的打火機，之後我在緬甸各地都看過。煙則是緬甸男子的日常所需之一，他們多半喜歡在吞雲吐霧的裊裊煙霧裡享受日常生活。不過我笑著婉拒了，我並不抽菸，之後他們親切地遞上了甜點，有些試著與我交談——其中還有一位三輪車伕。

其實我們很習慣漫步，因此對三輪車多半沒有太大的興趣，不過那位車伕意志堅強地一路跟著我們，即使在我們進入Tea house後他仍舊守候在不遠處。我們離開Tea house時不免被他的毅力所搖動，再者毒辣的太陽總叫我們不得不稍微低頭，於是我們與那位車伕談好了價錢便順勢坐上了他的車。

那位一身黝黑的車伕一路跟我們聊著天，說他有六個小孩，最小的不過六歲，不過車伕約莫也有五十歲左右。黝黑是緬甸男子的正色，那多半還是氣候的關係。至於多子？我便不太清楚，只不過我們

所遇見的緬甸人似乎都有著龐大的家族。

車伕賣力地踩踏著他的三輪車，於是在日正當中的瓦城街道上似乎也有一絲的涼意自臉龐吹過。車伕接著說起了他是當地人的故事，談到瓦城近十年來的變化很大。「江邊很有趣的，你們一定會喜歡！」車伕一邊揮汗一邊說著：「我們先到江邊，然後我再帶你們去各地晃晃，沿途也有一些廟宇與修道院！你們可以從我的車遊覽瓦城的風光。」

或許是因為淡季的關係，那位車伕試著讓我們理解他很用心的服務客人，也可能是因為淡季，從瓦城開往蒲甘的渡船竟然停駛了，那總是有那麼一點的遺憾。遺憾的還有緬甸的旅遊資訊，由於處於鎖國的狀態，因此緬甸的交通資訊很混亂，例如我們原先想去的古城Mrauk-U便因為資訊實在太不透明而宣告放棄——因為要去Mrauk-U只能仰賴飛機（針對外國人），從仰光或是瓦城飛抵某個西部城市之後，必須再轉搭政府經營的渡船才能抵達古城Mrauk-U。倒不是我們懼怕舟車勞頓，而是不管從仰光或是瓦城飛往那個西部城市的班機資訊都非常不清楚，我們在瓦城問過數家的旅行社，其結果竟然互異，最令人費解的是他們所接觸的也是相同的航空公司——有些說因為淡季，所以班機停駛，有些則說因為淡季因此班機減班，又有說是只限某幾天有班機前往；接著渡輪的資訊也很詭異，有說是停駛、有說是限搭某幾天等等……

於是不管我們怎麼估算，可能費盡兩天的行程最後抵達古城，卻只能停留不到三天便得應付短絀的交通返回仰光或是瓦城，但怎麼算都不划算，加上不明朗的交通資訊，我們只好在最後關頭放棄了古城Mrauk-U，而我們在旅途上所遇見的外國旅人多半都有與我們類似的放棄經驗——除了那位德國先生之



江邊的碼頭工人也有一身的搞笑功力，有趣的是他們喜歡穿著各自支持的足球隊球衣。

是未曾見過，原來足球在緬甸也是全民瘋狂的運動。
緬甸儘管管制廣播電訊，但對於體育運動新聞卻不加限制，也許在政治上苦悶的緬甸人也只能透過足球發洩。我們住在瓦城的那幾日裡都在某家餐館用餐，晚餐時分餐館裡總是聚滿了緬甸男人，大家都緊盯著電視螢幕裡的世足賽，某晚適逢德國隊出戰，有兩位德國旅者一起與緬甸人熱烈地乾杯慶祝德國隊獲勝。後來我們在那餐館裡竟然又遇見了之前在仰光偶遇的英國人，他那天有氣無力的說著英國隊敗戰的

外，但我們打賭他最後也沒有去成。緬甸軍政府之所以對外國人設下重重的限制，一方面是不想讓外國人「影響」緬甸人，一方面也不希望給外國人看見某種「什麼」，例如北部綿延的罌粟花田，或是西部相較之下的「落後」——問題是這些「什麼」往往是某些旅者熱切想看見的。

絕大多數的旅者不會將瓦城的江邊列為他們的必到之處，原因可能是他們覺得那伊洛瓦底江沒什麼特異之處，或許真如他們所料想的，那江水渾濁，江邊倒也沒有什麼特殊的風景。不過江邊的人卻很有意思，從雲南而來的貨輪泊在江邊的簡易碼頭，挑伕們陸陸續續地上船搬運貨品，那些粗重的活兒恐怕也只有那些身強體健的漢子才有可能勝任。那些挑伕於等待貨輪泊岸的期間與我們聊開了，當中還有一些人身穿著某些國家足球代表隊的球衣，甚至會穿上「Brazil Wins!!」或是「Spain Wins!!」等等特製的

T-Shirt，替自己支持的國家加油，這種現象我在其他國家還真是未曾見過，原來足球在緬甸也是全民瘋狂的運動。

緬甸儘管管制廣播電訊，但對於體育運動新聞卻不加限制，也許在政治上苦悶的緬甸人也只能透過足球發洩。我們



伊洛瓦底江邊風情。

搬運陶罐的工人清一色都是女子，那種陶罐在緬甸很普遍，是用來裝水的。而這個婦人的矯健身手很難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瓦城的街隅，一位可憐的女孩沿途乞討，他還有一位弟弟，那種場景怎麼看都叫人感到不捨，我後來將冰淇淋給他們吃，也把一些錢給了他們。



消息。看來不管何時何地，足球還是許多人的最愛。

我們在江邊逗留了許久，看著那些挑伕賣命地掙錢，也看著那些印著簡體字的大陸貨品源源不絕地輸入緬甸，還有江邊的無邪孩子們，他們光著身子在江水裡翻滾，湊到我們附近端詳著我們。我猜想他們並不需要什麼迪士尼，因為伊洛瓦底江遠比米老鼠或是唐老鴨有看頭。

之後三輪車車伕載著我們沿著河回到了市區，之後順便買了一些水果，我們的三輪車伕也幫上了殺價的大忙。不過那段路十足的鄉間，絲毫不像是個城市。